

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吳承恩著 曉晨校點

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七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破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

話表牛魔王趕上孫大聖，只見他肩膀上掄著那柄芭蕉扇，怡顏悅色而行。魔王大驚道：「獼猴原來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餉得來了！我若當面問他索取，他定然不與。倘若搨我一扇，要去十萬八千里遠，卻不遂了他意？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，他二徒弟豬精，三徒弟沙流精，我當年做妖怪時也曾會他。且變作豬精的模樣，反騙他一場，料獼猴以得意爲喜，必不詳細隄防。」好魔王，他也有七十二變，武藝也與大聖一般，只是身子狼狽些，欠鑽疾，不活達些。把寶劍藏了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即變作八戒一般嘴臉。抄下路，當面迎着大聖叫道：「師兄，我來也！」這大聖果然歡喜。古人云，「得勝的貓兒歡似虎」也，只倚着強能，更不察來人的意思，見是個八戒的模樣，便就叫道：「兄弟，你往那裏去？」牛魔王綽着經兒道：「師父見你許久不回，恐牛魔王手段大，你敵他不過，難得他的寶貝，教我來迎你的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必費心，我已得了手了。」牛王又問道：「你怎麼得的？」行者道：「那老牛與我戰經百十合，不分勝負。他就撇了我，去那亂石山碧波潭底，與一夥蛟精、龍精飲酒。是我暗跟他去，變作個螃蟹，偷了他所騎的辟水金睛獸，變了老牛的模樣，徑至芭蕉洞哄那羅剎女。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乾夫妻，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。」牛王道：「卻是生受了。哥哥勞碌太甚，可把扇子我拿。」孫大聖那知真假，也慮不及此，遂將扇子遞與他。

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，接過手，不知捻個甚麼訣兒，依然小似一片杏葉，

現出本像，開言罵道：「潑猢猻！認得我麼？」行者見了，心中自悔道：「是我的不是了！」恨了一聲，跌足高呼道：「咦！逐年家打雁，今卻被小雁兒鵠了眼睛。」狠得他暴躁如雷，掣鐵棒劈頭便打。那魔王就使扇子搨他一下，不知那大聖先前變螞蟥蟲入羅刹女腹中之時，將定風丹噙在口裏，不覺的咽下肚裏，所以五臟皆牢，皮骨皆固，憑他怎麼搨，再也搨他不動。牛王慌了，把寶貝丟人口中，雙手輪劍就砍。那兩個在那半空中，這一場好殺：

齊天孫大聖，混世潑牛王。只爲芭蕉扇，相逢各聘強。粗心大聖將人騙，大膽牛王把扇驅。這一個，金箍棒起無情義；那一個，霜刃青鋒有智量。大聖施威噴彩霧，牛王放潑吐毫光。齊鬪勇，兩不良，咬牙剉齒氣昂昂。播土揚塵天地暗，飛砂走石鬼神藏。這個說：「你敢無知反騙我！」那個說：「我妻許你共相將！」言村語潑，性烈情剛。那個說：「你哄人妻女真該死，告到官司有罪殃！」伶俐的齊天聖，兇頑的大力王，一心只要殺，更不待商量。棒打劍迎齊努力，有些鬆慢見閻王。

且不說他兩個相鬪難分。卻表唐僧坐在途中，一則火氣蒸人，二來心焦口渴，對火焰山土地道：「敢問尊神，那牛王法力如何？」土地道：「那牛王神力不小，法力無邊，正是孫大聖的敵手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是個會走路的，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時便回，怎麼如今去了一日？斷是與牛王賭鬪。」叫：「悟空、悟淨，你兩個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，倘或遇敵，就當用力相助，求得扇子來，解我煩躁，早早過山，趕路去也。」八戒道：「今日天晚，我想着要去接他，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路。」土地道：「小神認得。且教捲簾將軍與你師父做伴，我與你

去來。」三藏大喜道：「有勞尊神，功成再謝。」

那八戒抖搜精神，束一束皂錦直裰，擎着鉞，即與土地縱起雲霧，徑向東方而去。正行時，忽聽得喊殺聲高，狂風滾滾。八戒按住雲頭看時，原來孫行者與牛王廝殺哩。土地道：「天蓬不上前，還待怎的？」馱子掣釘鉞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師兄，我來也！」行者恨道：「你這夯貨！誤了我多少大事！」八戒道：「師父教我來迎你，因認不得山路，商議良久，教土地引我，故此來遲。如何誤了大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怪你來遲。這潑牛十分無禮！我向羅剎處弄得扇子來，卻被這廝變作你的模樣，口稱迎我，我一時歡悅，轉把扇子遞在他手，他卻現了本像，與老孫在此比併，所以誤了大事也！」八戒聞言大怒，舉釘鉞當面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血皮脹的遭瘟！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，騙我師兄，使我兄弟不睦！」你看他没頭沒臉的，使釘鉞亂築。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鬪了一日，力倦神疲；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鉞兇猛，遮架不住，敗陣就走。只見那火焰山土地帥領陰兵，當面攔住道：「大力王且住手！唐三藏西天取經，無神不保，無天不祐，三界通知，十方擁護。快將芭蕉扇來搨息火焰，教他無災無障，早過山去；不然，上天責你罪愆，定遭誅也！」牛王道：「你這土地，全不察理！那潑猴奪我子，欺我妾，騙我妻，番番無道，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，化作大便喂狗，怎麼肯將寶貝借他？」

言未了，八戒早又趕上，罵道：「我把你個結心癢！快拿出扇來，饒你性命！」那牛王只得回頭，使寶劍又戰八戒。孫大聖舉棒相幫。這一場在那裏好殺：

成精豕，作怪牛，兼上偷天得道猴。禪性自來能戰煉，必當用土合元由。釘鉞九齒尖還利，寶劍雙鋒快更柔。鐵棒卷舒爲主使，土神助力結丹頭。三家刑剋相爭競，各展雄才要運籌。捉牛耕地金錢長，喚豕歸爐木氣收。心不在焉何作道，神常守舍要拴獗。胡亂嚷，苦相求，三般兵刃響颼颼。鉞築劍傷無好意，金箍棒起有因由。只殺得星不光兮月不皎，一天寒霧黑悠悠！

那魔王奮勇爭強，且行且鬪，鬪了一夜，不分上下，早又天明。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口，他三個與土地、陰兵，又誼譁振耳，驚動那玉面公主，喚丫鬟看是那裏人嚷。只見守門小妖來報：「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，并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，同火焰山土地等衆廝殺哩！」玉面公主聽言，即命外護的大小頭目，各執鎗刀助力。前後點起，七長八短，有百十餘口。一個個賣弄精神，拈鎗弄棒，齊告：「大爺爺，我等奉奶奶內旨，特來助力也！」牛王大喜道：「來得好！來得好！」衆妖一齊上前亂砍。八戒措手不及，倒拽着鉞，敗陣而走。大聖縱觔斗雲，跳出重圍。衆陰兵亦四散奔走。老牛得勝，聚群妖歸洞，緊閉了洞門不題。

行者道：「這廝驍勇，自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，直到今夜，未定輸贏，卻得你兩個來接力。如此苦鬪半日一夜，他更不見勞困。纔這一夥小妖，卻又莽壯。他將洞門緊閉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昨日已時離了師父，怎麼到申時纔與他鬪起？你那兩個時辰在那裏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別你後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。見一個女子，問訊，原來就是

他愛妾玉面公主。被我使鐵棒誑他一誑，他就跑進洞，叫出那牛王來，與老孫劍言劍語，嚷了一會，又與他交手，鬪了有一個時辰。正打處，有人請他赴宴去了。是我跟他到那亂石山碧波潭底，變作一個螃蟹，探了消息，偷了他辟水金睛獸，假變牛王模樣，復至翠雲山芭蕉洞，騙了羅刹女，哄得他扇子。出門試演試演方法，把扇子弄長了，只是不會收小。正搆了走處，被他假變做你的嘴臉，反騙了去。故此就闔兩三個時辰也。」八戒道：「這正是俗語云：『大海裏翻了豆腐船，湯裏來，水裏去。』如今難得他扇子，如何保得師父過山？且回去，轉路走他娘罷！」土地道：「大聖休焦惱，天蓬莫懈怠。但說轉路，就是人了傍門，不成個修行之類。古語云：『行不由徑。』豈可轉走？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着，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功哩。」行者發狠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馱子莫要胡談！土地說得有理。我們正要與他：

賭輸贏，弄手段，等我施爲地煞變。自到西方無對頭，牛王本是心猿變。今番正好會源流，斷要相持借寶扇。趁清涼，息火焰，打破頑空參佛面。行滿超昇極樂天，大家同赴龍華宴！」

那八戒聞言，便生努力。慇懃道：

「是，是，是！去，去，去！管甚牛王會不會，木生在亥配爲豬，牽轉牛兒歸土類。申下生金本是猴，無刑無剋多和氣。用芭蕉，爲水意，焰火消除成既濟。晝夜休離苦盡功，功完趕赴孟蘭會。」

他兩個領着土地、陰兵，一齊上前，使釘钯，輪鐵棒，乒乒乓乓，把一座摩雲洞的前門打

得粉碎。說得那外護頭目戰戰兢兢，闖入裏邊報道：「大王，孫悟空率眾打破前門也！」那牛王正與玉面公主備言其事，懊恨孫行者哩，聽說打破前門，十分發怒，急披掛，拿了鐵棍，從裏面罵出來道：「潑猢猻，你是多大個人兒，敢這等上門撒潑，打破我門扇！」八戒近前亂罵道：「潑老剝皮！你是個甚麼人物，敢量那個大小！不要走，看耙！」牛王喝道：「你這個囃糟食的夯貨不見怎的，快叫那猴兒上來！」行者道：「不知好歹的餉草！我昨日還與你論兄弟，今日就是仇人了！仔細吃我一棒！」那牛王奮勇而迎。這場比前番更勝，三個英雄廝混在一處，好殺：

釘耙鐵棒逞神威，同帥陰兵戰老猢。犧牲獨展兇強性，遍滿同天法力恢。使耙築，着棍搗，鐵棒英雄又出奇。三般兵器叮噹響，隔架遮攔誰讓誰。他道他爲首，我道我奪魁。土兵爲證難分解，木土相煎上下隨。這兩個說：「你如何不借芭蕉扇？」那一個道：「你焉敢欺心騙我妻！趕妾害兒仇未報，敲門打戶又驚疑！」這個說：「你仔細隄防如意棒，擦着些兒就破皮！」那個說：「好生躲避鈇頭齒，一傷九孔血淋漓！」牛魔不怕施威猛，鐵棍高擎有見機。翻雲覆雨隨來往，吐霧噴風任發揮。恨苦這場都拚命，各懷惡念喜相持。丟架手，讓高低，前迎後攔總無虧。兄弟二人齊努力，單身一棍獨施爲。卯時戰到辰時後，戰罷牛魔束手回。

他三個捨死忘生，又鬪有百十餘合。八戒發起獸性，仗着行者神通，舉鈇亂築。牛王遮架不住，敗陣回頭，就奔洞門。卻被土地、陰兵攔住洞門，喝道：「大力王，那裏走！吾等在此！」

那老牛不得進洞，急抽身，又見八戒、行者趕來，慌得卸了盔甲，丟了鐵棍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隻天鵝，望空飛走。行者看見，笑道：「八戒，老牛去了。」那獃子漠然不知，土地亦不能曉，一個個東張西觀，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。行者指道：「那空中飛的不是？」八戒道：「那是一隻天鵝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老牛變的。」土地道：「既如此，卻怎麼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打進此門，把群妖盡情剿除，拆了他的窩巢，絕了他的歸路，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。」那八戒與土地依言，攻破洞門不題。

這大聖收了金箍棒，捻訣念咒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海東青，颺的一翅，鑽在雲眼裏，倒飛下來，落在天鵝身上，抱住頸項，嘿眼。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，急忙抖抖翅，變作一隻黃鷹，反來嚇海東青。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，專一趕黃鷹。牛王識得，又變作一隻白鶴，長唳一聲，向南飛去。行者立定，抖抖翎毛，又變作一隻丹鳳，高鳴一聲。那白鶴見鳳是鳥王，諸禽不敢妄動，刷的一翅，淬下山崖，將身一變，變作一隻香獐，也些些，在崖前吃草。行者認得，也就落下翅來，變作一隻餓虎，剪尾跑蹄，要來趕獐作食。魔王慌了手腳，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，要傷餓虎。行者見了，迎着風，把頭一幌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，聲如霹靂，鐵額銅頭，復轉身要食大豹。牛王着了急，又變作一個人熊，放開腳，就來擒那狻猊。行者打個滾，就變作一隻賴象，鼻似長蛇，牙如竹筍，撒開鼻子，要去捲那人熊。

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，現出原身，一隻大白牛，頭如峻嶺，眼若閃光，兩隻角似兩座鐵塔，牙排利刃，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，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，對行者高叫道：「潑猢

獼猴！你如今將奈我何？」行者也就現了原身，抽出金箍棒來，把腰一躬，喝聲叫：「長！」長得身高萬丈，頭如泰山，眼如日月，口似血池，牙似門扇，手執一條鐵棒，着頭就打。那牛王硬着頭，使角來觸。這一場，真個是撼嶺搖山，驚天動地！有詩爲證：

道高一尺魔千丈，奇巧心猿用力降。若得火山無烈焰，必須寶扇有清涼。

黃婆矢志扶元老，木母留情掃潑妖。和陸五行歸正果，煉魔滌垢上西方。

他兩個大展神通，在半山中賭鬪，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衆，與金頭揭諦、六甲六丁、一十八位護教伽藍，都來圍困魔王。那魔王公然不懼，你看他東一頭，西一頭，直挺挺、光耀耀的兩隻鐵角，往來抵觸；南一撞，北一撞，毛森森、觔暴暴的一條硬尾，左右敲搖。孫大聖當面迎，衆多神四面打，牛王急了，就地一滾，復本像，便投芭蕉洞去。行者也收了法像，與衆多神隨後追襲。那魔王闖入洞裏，閉門不出。衆神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泄不通。

正都上門攻打，忽聽得八戒與土地、陰兵嚷嚷而至。行者見了，問道：「那摩雲洞事體如何？」八戒笑道：「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鉞築死，剝開衣看，原來是個玉面狸精。那夥群妖，俱是些驢騾犢特，獾狐貉獐，羊虎麋鹿等類，已此盡皆剿戮。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。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，住居此山，故又來這裏掃蕩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有功，可喜，可喜！老孫空與那老牛賭變化，未曾得勝。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，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。正和他抵觸之間，幸蒙諸神下降，圍困多時，他卻復原身，走進洞去矣。」八戒道：「那可是芭蕉洞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羅刹女正在此間。」八戒發狠道：「既是這般，怎麼不打

進去，剿除那廝，問他要扇子？倒讓他停留長智，兩口兒叙情！」

好獸子，抖搜威風，舉鉞照門一築，忽辣的一聲，將那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。慌得那女童忙報：「爺爺！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壞了！」牛王方跑進去，喘噓噓的，正告訴羅刹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鬪之事，聞報心中大怒，就口中吐出扇子，遞與羅刹女。羅刹女接扇在手，滿眼垂淚道：「大王，把這扇子送與那猢猻，教他退兵去罷。」牛王道：「夫人呵，物雖小而恨則深。你且坐着，等我再和他比併去來。」那魔王重整披掛，又選兩口寶劍，走出門來。正遇着八戒使鉞築門，老牛更不打話，掣劍劈臉便砍。八戒舉鉞迎着，向後倒退了幾步，出門來，早有大聖輪棒當頭。那牛魔即駕狂風，跳離洞府，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。衆多神四面圍繞，土地、陰兵左右攻擊。這一場，又好殺哩！

雲迷世界，霧罩乾坤。颯颯陰風砂石滾，巍巍怒氣海波渾。重磨劍二口，復掛甲全身。結冤深似海，懷恨越生嗔。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，不講當年老故人。八戒施威求扇子，衆神護法捉牛君。牛王雙手無停息，左遮右擋弄精神。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，游魚不躍盡潛鱗；鬼泣神嚎天地暗，龍愁虎怕日光昏！

那牛王拚命捐軀，鬪經五十餘合，抵敵不住，敗了陣，往北就走。早有五臺山秘魔巖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，喝道：「牛魔，你往那裏去！我蒙釋迦牟尼佛祖差來，佈列天羅地網，至此擒汝也！」正說間，隨後有大聖、八戒、衆神趕來，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而走。又撞着峨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攔住，喝道：「吾奉佛旨在此，正要拿你也！」牛王心慌腳

軟，急抽身往東便走，卻逢着須彌山摩耳崖毘盧沙門大力金剛迎住，喝道：「老牛何往！我蒙如來密令，教來捕獲你也！」牛王又悚然而退，向西就走，又遇着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，喝道：「這廝又將安走！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，在此把截，誰放你也！」那老牛心驚膽戰，悔之不及。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，真個似羅網高張，不能脫命。正在惶惶之際，又聞得行者帥眾趕來，他就駕雲頭，望上便走。

卻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、巨靈神將慢住空中，叫道：「慢來！慢來！吾奉玉帝旨意，特來此剿除你也！」牛王急了，依前搖身一變，還變做一隻大白牛，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。天王使刀來砍。隨後孫行者又到。哪吒太子厲聲高叫：「大聖，衣甲在身，不能爲禮。愚父子昨日見佛如來發檄，奏聞玉帝，言唐僧路阻火焰山，孫大聖難伏牛魔王，玉帝傳旨，特差我父王領眾助力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廝神通不小，又變作這等身軀，卻怎奈何？」太子笑道：「大聖勿疑，你看我擒他！」

這太子即喝一聲：「變！」變作三頭六臂，飛身跳在牛王背上，將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，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。天王收刀，卻纔與行者相見。那牛王腔子裏又鑽出一個頭來，口吐黑氣，眼放金光，被哪吒又砍一劍，頭落處，又鑽出一個頭來。一連砍了十數劍，隨即長出十數個頭。哪吒取出火輪兒，掛在那老牛的角上，便吹真火，焰焰烘烘，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，搖頭擺尾。纔要變化脫身，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，騰那不動，無計逃生，只叫：「莫傷我命！情願歸順佛家也！」哪吒道：「既惜身命，快拿扇子出來！」牛王道：「扇

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。」

哪吒見說，將縛妖索子解下，跨在他那頸項上，一把拿住鼻頭，將索穿在鼻孔裏，用手牽來。孫行者卻會聚了四大金剛、六丁六甲、護教伽藍、托塔天王、巨靈神將并八戒、土地、陰兵，簇擁着白牛，回至芭蕉洞口。老牛叫道：「夫人，將扇子出來，救我性命！」羅剎聽叫，急卸了釵環，脫了色服，挽青絲如道姑，穿縞素似比丘，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，又見有金剛眾聖與天王父子，慌忙跪在地下，磕頭禮拜道：「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，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！」行者近前接了扇，同大眾共駕祥雲，徑回東路。

卻說三藏與沙僧立一會，坐一會，盼望行者，許久不回，何等憂慮！忽見祥雲滿空，瑞光滿地，飄飄颺颺，蓋眾神行將近，這長老害怕道：「悟淨，那壁廂是何處神兵來也？」沙僧認得道：「師父阿，那是四大金剛、金頭揭諦、六甲六丁、護教伽藍與過往眾神，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，拿鏡的是托塔李天王，大師兄執着芭蕉扇，二師兄并土地隨後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。」三藏聽說，換了毘盧帽，穿了袈裟，與悟淨拜迎眾聖，稱謝道：「我弟子有何德能，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！」四大金剛道：「聖僧喜了，十分功行將完。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，汝當竭力修持，勿得須臾怠惰。」三藏叩齒叩頭，受身受命。

孫大聖執着扇子，行近山邊，盡氣力揮了一扇，那火焰山平平息焰，寂寂除光。行者喜歡歡，又搨一扇，只聞得習習瀟瀟，清風微動。第三扇，滿天雲漠漠，細雨落霏霏。有詩爲證：

火焰山遙八百程，火光大地有聲名。火煎五漏丹難熟，火燎三關道不清。時借芭蕉施雨露，幸蒙天將助神功。牽牛歸佛休顛劣，水火相聯性自平。

此時三藏解燥除煩，清心了意。四衆皈依，謝了金剛，各轉寶山。六丁六甲，升空保護。過往神祇四散。天王、太子，牽牛徑歸佛地回轍。止有本山土地，押着羅刹女在傍伺候。

行者道：「那羅刹，你不走路，還立在此等甚？」羅刹跪道：「萬望大聖垂慈，將扇子還了我罷。」八戒喝道：「潑賤人，不知高低！饒了你的性命就勾了，還要討甚麼扇子！我們拿過山去，不會賣錢買點心吃？費了這許多精神力氣，又肯與你！雨濛濛的，還不去哩！」羅刹再拜道：「大聖原說搨息了火還我。今此一場，誠悔之晚矣。只因不憐，致令勞師動衆。我等也修成人道，只是未歸正果。見今真身現像歸西，我再不敢妄作。願賜本扇，從立自新，修身養命去也。」土地道：「大聖，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，斷絕火根，還他扇子。小神居此苟安，拯救這方生民，求些血食，誠爲恩便。」行者道：「我當時問着鄉人說：『這山搨息火，只收得一年五穀，便又火發。』如何始得除絕？」羅刹道：「若要斷絕火根，只消連搨四十九扇，永遠再不發了。」

行者聞言，執扇子，使盡勦力，望山頭連搨四十九扇，那山上大雨淙淙，果然是寶貝，有火處下雨，無火處天晴。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，不遭雨濕。坐了一夜，次早纔收拾馬匹、行李，把扇子還了羅刹。又道：「老孫若不與你，恐人說我言而無信。你將扇子回山，再休生事。看你得了人身，饒你去罷！」那羅刹接了扇子，念個咒語，捏做個杏葉兒，噙在口裏。

拜謝了衆聖，隱姓修行。後來也得了正果，經藏中萬古流名。羅刹、土地俱感激謝恩，隨後相送。行者、八戒、沙僧保着三藏，遂此前進，真個是身體清涼，足下滋潤。誠所謂：坎離既濟真元合，水火均平大道成。畢竟不知幾年纔回東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illegible]

第六十二回 緣垢洗心惟掃塔 縛魔歸正乃修身

十二時中忘不得，行功百刻全收。五年十萬八千周，休教神水涸，莫縱火光愁。水
火調停無損處，五行聯絡如鉤。陰陽和合上雲樓，乘鸞登紫府，跨鶴赴瀛洲。

這一篇詞，牌名「臨江仙」，單道唐三藏師徒四衆水火既濟，本性清涼，借得純陰寶扇，搨息
燥火遙山，不一日行過了八百之程。師徒們散誕逍遙，向西而去，正值秋末冬初時序，見了
些：

野菊殘英落，新梅嫩蕊生。村村納禾稼，處處食香羹。平林木落遠山現，曲澗霜濃幽
壑清。應鍾氣，閉蟄營。純陰陽月帝元溟，盛水德舜日憐晴。地氣下降，天氣上升。
虹藏不見影，池沼漸生冰。懸崖掛索藤花敗，松竹凝寒色更青。

四衆行勾多時，前又遇城池相近。唐僧勒住馬，叫徒弟悟空：「你看那廂樓閣崢嶸，是個甚
麼去處？」行者擡頭觀看，乃是一座城池。真個是：

龍蟠形勢，虎踞金城。四垂華蓋近，百轉紫墟平。玉石橋欄排巧獸，黃金臺座列賢明。
真個是神州都會，天府瑤京。萬里邦畿固，千年帝業隆。蠻夷拱服君恩遠，海岳朝元
聖會盈。御階潔淨，輦路清寧。酒肆歌聲鬧，花樓喜氣生。未央宮外長春樹，應許朝
陽彩鳳鳴。

行者道：「師父，那座城池，是一國帝王之所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天下府有府城，縣有縣城，怎麼